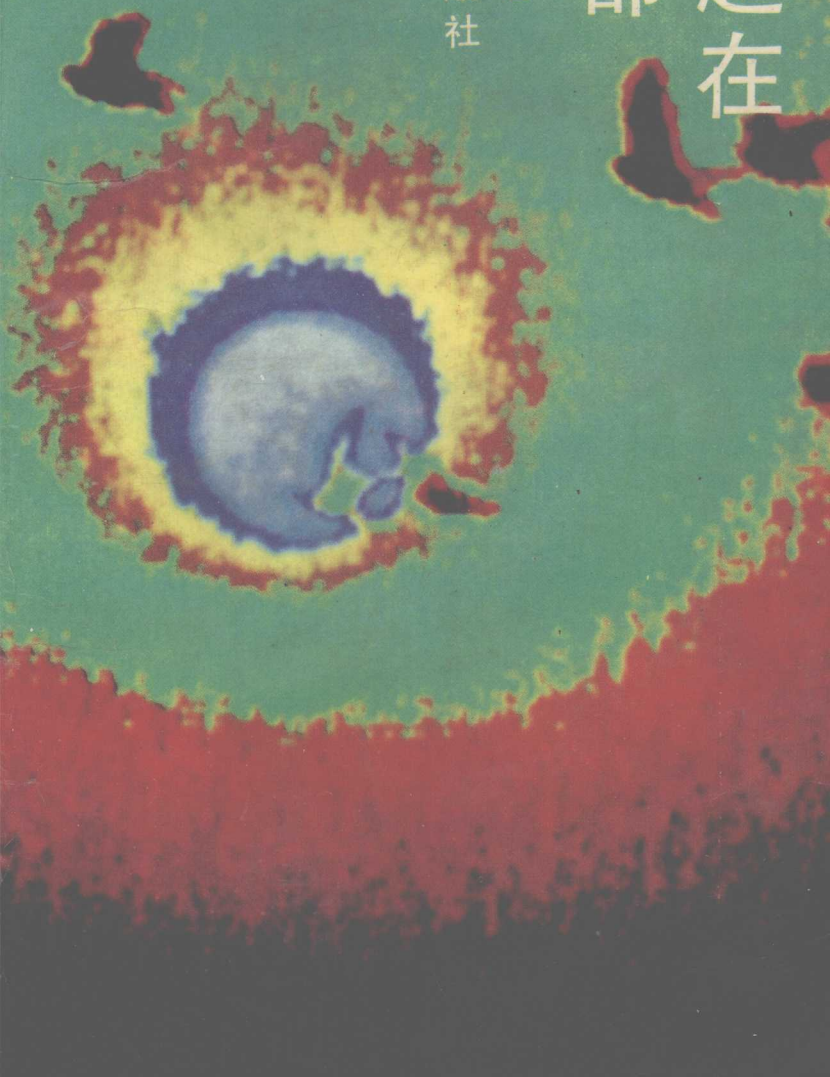


崛起在 雾都

凌翔著
重庆出版社



号 010 室 登 博 (H)

崛起在 雾都

凌翔著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新华书店

32开 128页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000.0-1-1 1982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000.0-1-1 1982

(川)新登字 010 号

凌 翔 著
崛 起 在 雾 都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31 千
1992 年 2 月第一版 1992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777-1/I·334

定价:3.40 元

目 录

楔 子	京都夜话	1
第一章	昔日那片坟茔	6
第二章	新来的老板	26
第三章	魔水的启示	47
第四章	艰难的起飞	60
第五章	逆水行舟	125
第六章	再振雄风	144
第七章	强将手下	185
第八章	“老板娘”的眼泪	220
第九章	背水之役	229
第十章	未公开的论战	246
尾 声	祝你雄心长在	257
后 记		260

楔子

京都夜话

夜，如梦似幻。

迎着濛濛雨丝，伫立首都豪华的东方饭店顶层，俯瞰京都那静谧斑斓的夜景，悠然间，他生出一种超越尘世的解脱感。

他渴望这种心灵上的解脱，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他太累了。

人生本不易，每个人活得都挺累。而他，比一般人活得更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秉性耿直，难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气候环境；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部属们，历经数年之艰辛，在我们这个连办一件针尖大的小事都需费一番周折的国度里，干成了一番名扬海内外

的大事业。这番大事业，溶进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华，染白了他的青丝。

他太需要休息了。

这次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七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承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他们这些人民的代表，大都被安排在以往只有外国人和腰缠万贯的老板们才能住得起的豪华宾馆、饭店里下榻，他们的代表团，住中外合资的东方饭店。在这第一流的服务设施，第一流的服务质量的环境氛围中，舒舒服服地歇息它半个月，尽管时间太短，可也总是桩美事。

然而，他太委屈自己了。从到北京的当天起，他每天除了几个小时的睡觉和吃饭，其余时间，仍在为他们一不，是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大事業进行不懈的努力。

夜晚，一拉溜漂亮的大轿车开出了饭店，这是代表们手持“看片证”到中央警卫局小礼堂去看内部电影，而他，或是乘公共汽车四处乱跑，找有关专家和部门搜集与自己事业有关的信息资料，或是在暗淡朦胧的壁灯下，整理向大会提交的议案和发言稿。

白日，在东方饭店会议室，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凡是讨论的时候，凡是有代表们发言的机会，总能听到他那颇富激情而又略带沙哑的嗓门在

喊，在讲。

他每次的发言，均与他的那番大事业有关，均与我们的民族饮料工业有关。

他是全国饮料行业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呼吁与呐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他更加无法歇息。

许许多多的代表，在休息时间涌进他的房间，同他交流思想，甚至漫无边际地攀谈。对这种交流，哪怕占的时间再多，他也愿意奉陪。

许许多多的记者，蜂拥而至，使他简直无法招架。可是，新闻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况且在自己的那番宏大事业一度受阻的情况下，新闻界的朋友们曾站出来说话，帮过他们的忙。他对上门采访的记者，尽量安排时间，哪怕安排到深夜12时以后。再后来，在实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下，他借用东方饭店的一间会议室，举行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这一招，确实为他省出一些宝贵的时间。可是，就在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之时，他的心脏病又一次复发了，幸亏有临行前妻子给他放到身上的那枚救心丸……

……

垂云。雨丝。灯火。

暮春的京都夜景，勾起了他绵绵的遐思——

他想起了他们事业的“发祥地”——雾都重庆，

想起了重庆那专供外地人观赏夜景和本地人夜游的鹅岭公园。雾都的夜景是任何都市都无法媲美的，入夜时分，站在鹅岭公园的瞰胜楼上，举目四望，万家灯火如点点繁星，层层叠叠，极富立体感；灯火映入市区左右两侧的长江、嘉陵江，犹如两条缓缓游动的金蛇……那令人陶醉的公园，他进雾都十多年了，仅去过一次，那还是为了陪同外宾。

他还想起了他的妻子。这次赴京开会启程时，妻子又像往常他每次出差时一样，默默地拿起早在头天晚上就为他准备好的简单行装，默默地送他走下那高高的石阶，默默地送他到车站。临分手时，又是那不知循环过多少次的场景：妻子那溢满无限眷恋和无限深情的双眸，久久地注视着他，使他感到周身发热，心灵震颤。几分钟后，妻子说话了：“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少抽烟……”这场景，足令普天下的男人怦然心动；这场景，已循环了多少次，多少年，他已无法记清。他只记得，在开始时，他已在干那番大事业。起初，他对这样的场景并不习惯；都老夫老妻了，还这样缠缠绵绵，在年轻后生们面前多扎眼！可后来，他习惯了，也不知是因为他从自己的事业中理解了妻子，还是妻子从他的事业中理解了他。每次，对妻子的殷殷叮嘱，他都频频点头。那表情，那神色，就像一位温顺的小学生，站在慈严的老师面前……

呵呵，多么圣洁的送别，多么撩人的情感！今夜，在远离妻子 1000 多公里的京都，在高高的东方饭店顶层，他想起妻子，丝丝愧疚之情涌上心头。他面向西南方，心中默念着：老伴，不是我成心哄骗你，成心糟践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我所从事的这番事业，又遇上了新的难关

……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

他慢慢地沿楼梯下到十四层，他的房间在这一层。

华丽的走廊里，没有一个人，静极了。

他轻轻地推开房门，按亮壁灯。

柔和的灯光，映在他那张刚毅与疲惫共存、线条轮廓分明的脸上，映在他胸前那晃悠悠的红色代表证上。代表证上镶嵌有他的照片，还书有他的名字——李培全。

哦，李培全，这就是那位在涌动的改革大潮中与“一代名饮”天府可乐一起脱颖而出，名扬海内的大企业家么？

没错，是他。

第一章

昔日那片坟莹

1

重庆多雾。

1978年深秋某日，又是一个多雾的日子。

清晨8时许，从杨家坪附近的公共汽车上，跳下一位身着绿军服的中年人。只见他抬首四顾，用那双漂亮的、聚敛着成熟和智慧的大眼睛，疾扫一眼近处那陌生隐现的一切，便急冲冲钻入那沉沉的浓雾之中。

十多分钟之后，他从浓雾中钻了出来。

他来到一面缓缓的山坡上。

这是他今日此行的目的地。

说来也怪，就在他立住脚步，慢慢用双手捋拢那被浓雾打得湿漉漉的乌

黑浓密的头发，准备喘几口气儿的当儿，浓雾竟慢慢淡化开去，青黛的山，碧绿的水，层叠奇妙的建筑……雾都山城，又露出了她的真面容。

这，或许是他这位在日后成就了“大气候”的人物的到来，叩动了哪方神灵，而为他匆匆扯去那遮遮掩掩的帷幕。

他注视着裸露在眼前的一切：近在咫尺处，是一间小小的破屋，破屋的墙上，挂着一块表明再稍远处那几排破房，以及几排破房中的人们所包容和所干的事儿的牌儿，牌上书着“重庆饮料厂”，那牌儿下跷二郎腿坐着的那位因病魔而致使面部扭曲变形的可怖老头，这些尤如一幅极滑稽的画图，刺激着他的感官。霎那间，他感到周身发凉。

他越过“牌儿”，越过老头，尽管步履沉重，但他仍然向前移动着脚步。在十多米处，他又遇见了一幕：在泥泞中，10多位身着工装的男男女女，正在围观一位妖艳的女人和一位喝醉酒的男人吵架。那年轻女人的嘴巴如剑似刀，祖国文字宝库中那些甚至难以在字典、辞海之类工具书中露面的语言，全都被她抠出来了，而且发挥得高极、妙极，使那些围观的男男女女忍俊不禁；那年轻的男人，浑身泥污，许是跌倒了又爬将起来的缘故。酒精的作用，使他无法与对手平等对垒，但，他那断断续续的、高高低低的、颠颠倒倒的“语言表演”，倒也

像相声中那捧哏的演员，绝极。

在此幕滑稽剧前，“观众”们都在笑，只有他，不仅笑不出来，而且，他的心里在骂娘，在哭。

几间破房中传出的单调的铿锵机器声响，将他送进了办公室。

这里正在举行这方土地上的“首脑会议”，诸“首脑”们早已接到了通知，知道了他的身份。他们请他入座，给他倒水，向他汇报……

应该说，“首脑”们对他的到来，是热情的，重庆人本来就热情，何况是这种场合。他是新委派来的头，今天他是来报到的……

一个小时时间,诸“首脑”们向他谈了许多许多,他尽管在不停地点头,甚至在不停地微笑,可是,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他竟浑然不知。

他走了神。

一小时之后，他离开了那间办公室。

他又穿过那泥水四溅的小路，又越过那块木牌儿和面部着实可怖的老头。

此时，他临来时的那股精气神儿，那股急冲冲的劲儿，已经消逝。他在行人稀疏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移动。

走到来时下车的公共汽车站了，他没有止步，只是扭头向正在上下乘客的公共汽车扫了一眼。

此时,他的大脑乱极了,这种状态,对他来说

简直是罕见。他是位刚中带柔、能拿得起放得下的男子汉，自离开娘的胚胎，来到这个世界，就从不知道什么是难，什么是忧。况且，他还在军营那个男子汉的世界里，摔打了整整二十三年。那二十三年，什么样的罪，他没受过？什么样的苦，他没尝过？又有什么时候他产生过如此复杂的情绪，什么时候有过如此的犹豫、惆怅和缕缕忧愁？

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他考上了军校。进军校五年毕业时，11门功课全是满分的只有两人，他是其中之一。

八年教官生涯，带出的学生不计其数，其中有的学生比他“有出息”了，他不仅没有半点情绪，反而以此为荣。

十年政治工作的磨砺，坐上了政治处副主任的“宝座”，尽管这行当在那个年代极不容易干，可他也挺过来了。而且，他所在的部队，他所管辖的一些部门，年年优秀。

二十三年军旅生涯，是他前半生的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有他的甜蜜回忆，也有他深深的遗憾。

他遗憾最终没能当将军。

他是块当将军的“料”。刚当兵时，他的组织才能就被他自己“发现”了：战士们总爱往他身边凑，爱听他唱歌，爱听他吹牛，甚至连未婚妻来封信都爱给他看。为此，弄得几位小肚鸡肠的连队干部对

他“醋”意大发。

他有当将军的“野心”。“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现在又重新时髦起来的词儿，可他当兵那阵子不兴这个，兴的是“突出”，兴的是“高举”。而这些，与他的将军梦压根不是一回事儿。

他最终还是没能当成将军。他为此曾有过深深的遗憾。

究其他没能当成将军的原因,固然有其历史因素成份,可更重要的,是怪他自己,怪他的秉性。

是的，他太耿直了，也太任性了。

耿直，这本是人的一大美德，可在现实社会中，在许许多多的环境中，这一美德只会使你碰壁。

1957年，这是他进军校的第二年。那一年，全中国都在反右，他们这些毛娃娃兵，也不例外。上边布置下来，让各班写大字报。他是班长，照本宣科，向班里布置了任务。可他的心眼也太死了，别的班都拿个小本本上街“抄”人家的大字报，抄回来再用大字写出来，冒充是自己的“作品”。可他，不准出去抄，说那是弄虚作假。数天后，上边检查，问题来了。“别的班写了那么多，你们班为啥写得那么少？”指导员把他传到连部，声色严厉地问他。他回答了，说：“我们没有作假！”为这事，他差点儿

也被打成右派。1959年，举国“大跃进”，他们这些军校学员的实际行动是捡西瓜皮喂猪和拾粪。哎呀呀，那么一大堆人，齐呼呼拉出去，有多少西瓜皮可捡，又有多少粪可拾？没辙了，有的班长又开始想花花点子。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悄没声地拉着全班人马，到老百姓的粪堆里、粪坑里“拾”，往自己班的粪堆里掺土……也真难为了这些年轻后生们，试想，若不是那个假话撑破天的年代，他们又怎会想出这种花花点子来呢？整个军校，只有他不想，并不是他想不出来，若论动脑筋，这对他来讲，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该论功评赏了，在晚点名时，连队领导按各班自己报的天文数字的大小先后次序，一个班一个班地往下念。最后一名，是他的十一班。他们竟比别的班少了十几倍。当念完他班的数字时，全队哗然，哄堂大笑。他火了，在队列中，竟扯开川腔，骂将起来：“笑你妈个屁，也不看看堆，只知道搞虚夸！”这还得了？连队党支部组织人连夜开会，批判了他近三个小时。

“反击左倾翻案风”时，他是政治处副主任，给干部上辅导课，是他的差事。他推不掉，就拿本上海无线电三厂的大批判材料到场，没有开场白，没有结束语，一字不变地念完，然后宣布散会。会后，一位同级领导找到他门上，说：“伙计，你看你那情绪，在干部们面前，别太‘露’了。”他听罢，怒目一

瞪，吼道：“操，这就是最好的辅导。今天翻过来，明天变过去，让我们这些人整天打自己的嘴巴，我打够了！龟儿子，谁想告就让他告去吧，大不了回家种田……”

这就是他。

二十三年的军旅生涯，他有过许多风光时刻，也有过不少类似的“走麦城”。在部队时，他一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的才华，更由于他的秉性。他终没能当上将军。

其实，后来，也就是他搞政治工作的那些年，他自己已不再有那份天真和幻想了。因为他懂得，在和平时期，当将军不仅仅需要组织和指挥才能……

转业，他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尽管，为此他有着些许的遗憾和惆怅。

像许许多多的转业官兵一样，在解甲之前，他也曾托过人，找过门路，私下里对他到地方后的工作安排进行了一番活动。而活动的结果，重庆方面写信告诉他：一切没问题，定能给他安排个好单位。

他信了。

他匆匆办理了转业手续。

他匆匆携妻带子，回到了重庆。

然而，料不到，怎么也无法料到，与他同时转

业的数十名军官，都被分配到了机关，而单单将他分到了基层，分到了那破烂不堪的，实则连个手工作坊都不如的“重庆饮料厂”。

他想起了方才看到的那一幕幕。

他感到自己的某根神经已经短路。

他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郁闷、窒息。

是呵，大兵转业，这就像高考时填报专业，大学毕业后填写分配志愿，也像待业青年面对一张张色彩缤纷的招工表。一念之差，一举之错，会使你在事业、前途、生活，甚至爱情等诸方面失之千里。这是一次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关系到个人下一步命运的“关口”。掉以轻心，有可能酿成你终身饮恨的憾事。

目前，他正处在这种有关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

他不笨不傻，甚至在智商方面，与普普通通的大兵相比，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相比，他还略高一筹。

他不愿在这次有关人生转折和角逐中，造成终身遗憾。当然，他这样想，绝不仅仅是为了外在的某些条件，而他考虑更多的，也是更注重的，是新的环境，能否使他重温昔日的将军梦，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

唉，难啊！